

中秋节

□ 顾冰

又是一年秋霜，又是一树叶黄，过去的时光渐渐远去，只留下旧忆的苍凉。60多年前的八月十五，又从旧忆之窗中，涌入我的脑海。

一

1961年，我家从三河口镇上，回到了角落村。那天，正好是中秋节。公社给每人分配一个月饼，要到三皇庙店里去买。

我兴冲冲走到三皇庙，店里人问我是哪个村的，叫什么名字，几个人。我报了他所问，他在几张名单上，左看右翻，也没找出我家的名字。原来，我们刚回到老家，大队没有统计上，名单上自然没有，只有奶奶一个人的份额（她原先一个人在老家）。

我问，有没有多余的，能不能给予特殊照顾，我家已迁离三河口，所以三河口自然也不会有我家的，这两头落空了？“这月饼是公社供销社，按人头拨下来的，哪里会有剩余。”店里人一脸无可奈何，爱莫能助。“那怎么办？”我急得快哭出来了。半晌，店里人丝毫不为所动，没表示半点同情。不过，也难怪他们铁石心肠，月饼按人头计划分配，谁也变不出来。这时，店里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说：“要不，把我家的两块月饼让给你家吧！”可他还未说完，一个大概是老婆的女人，厉声说：“你脑子有毛病了吧，你别包袱布当毛巾——充大方了，给了他，我们吃什么！”那人只得作罢。

难道就没有希望了？我拿着奶奶的一块月饼，走出店门，坐在庙门前的一棵银杏树下，想来想去，也想不出法子。这个中秋，看来月饼是吃不上了，一想到店里那飘着一阵阵芳香的月饼，我的口水就不住地一口一口地往肚里咽。我想起了

吴荷珍老师的话，在无望的时候，不要轻易放弃，转机往往会不期而至。可是，转机在哪里呢？老天真的会眷顾我吗？

不知不觉，天暗下来了，月亮升上了银杏树梢。也许是人多，又等货，小店延长了营业时间。准备打烊时，那个上了年纪的人见我还在树下，走过来，把我从地上拉起来，问：“你怎么还没回家啊？真巧，胡庄有一户人家，昨天去上海了，没有来买，他家三口人，还剩下三块，卖给你家吧！”一听，我接过三块月饼，连同奶奶的那一块，高兴地往家奔去。

回到家里，娘问我，咱家不是五个人吗，怎么只有四块？是人家弄错了，还是不小心掉了？我说，我的一块，让我在路上吃了。

二

1964年，叔叔找了对象，要去丈母娘家“张节”。乡下买不到月饼，父亲在上海工作，说上海也很难买，一个店规定一个人只能买两个，还要排队。父亲下了班，天天去排队，这个店买了，再到别的店去买。为了多买上几个，还叫上两个同事，一同帮他去买。好不容易买了几十个月饼，怎么拿回来呢？正好后望旦村有人去上海，父亲便托他捎回乡下。

那几天，天气湿热，又一连下了几天雨，加上耽搁了几天，等把月饼取回来，月饼上竟长了一个个霉点。这可难住了母亲，眼看中秋节就要到了，拿什么去“张节”呢？

正在一愁莫展之时，叔叔从任教的丹阳学校回来了。第二天，是八月十四，天刚蒙蒙亮，我跟叔叔步行去常州买月饼。

天公不作美，这天刮台风，雨大得就像从天上倒下来似的，雨点打在脸上，眼睛都睁不开。

路又滑，我们脱了鞋走，需要特别小心，不然稍不注意，就会摔跤。风也特别大，伞根本撑不住，一阵侧风刮来，我俩的伞先后都成了喇叭状，坏了，只好任雨浇淋。叔叔关照我，回去到青山桥乘船，我去那儿乘过，认得。

大约中午，我俩走到了常州，但走遍了新丰街、南大街，往常凭粮票购买的月饼，连个影子也没有。食品店售货员解释，这月饼是时令食品，过了中秋就滞销了，所以生产有限。我们一路走，一路打听。一个热心人跟我们说，湖塘街上有高价月饼卖。事不宜迟，我们立即又赶往离常州10多里地的湖塘。还算运气好，我们终于在那里见到了月饼。叔叔一掏口袋，除去他回丹阳的火车票钱，和我回家的船票钱，仅够买17个。叔叔将船票钱预留出来，揣入我衣袋，说17个就17个吧。但趁他去小解时，我偷偷掏出准备买船票的钱，又买了一个，凑成18个，要想发，不离八呀！

我们回到常州，送叔叔进了火车站检票口。叔叔突然又转身对我说，咱俩中午也没吃饭，我给你的钱，买了船票，还有余的，你去吃碗阳春面吧！前年，你来丹阳找我，就饿了一天，可别为了省钱，饿着肚子再走回去，你会吃不消的。我说，你放心走吧，我是头“牛”啊！

雨，还在不停地下。我一步一滑地往家走。我揣摩着，如果不遇上台风，这会儿，一轮圆月已该跃上天幕，将如银的月光洒向人间。人们品尝着月饼，是多么欢畅。我吟咏着苏轼的诗句：小饼如嚼月，中有酥和饴。默品其滋味，相思泪沾巾。这时，我的口中俨然溢出一股月饼的香甜滋味，全然没有泪雨沾衣的苦涩。

中秋前后菱角香

□ 陈立仁

在江南地区，茭白、莲藕、菱角、芡实、莼菜、荸荠、茨菇、水芹被称为“水八仙”。

童年记忆中，乡村舅婆家凤凰河塘里长菱，中秋前后正是采摘菱角的时节。还没全面开始采摘，孩子们便三个一群五个一道，来到凤凰河，或卷起裤腿或赤身裸体地站在水中，拉过一簇簇菱叶，采摘起水灵灵的菱角来。

孩子们打着采摘野菱的旗号“偷”摘家菱，只是好玩。到正式采摘时，凤凰河到处都有采菱人。采菱人是坐在一只高不到两尺、长不足一米的特制的木盆里采菱的，这种木盆乡村人家叫“菱盆”。采摘时，菱盆里放一张小板凳，采菱人一般以双手作桨划水，也有拿一根长竹杆撑菱盆的，停下时，牵起菱角藤把菱角一个个摘下来。看着河塘里或挨挨挤挤或稀稀疏疏，一大片碧绿的菱叶，几十只菱盆在水面上一字摆开，男男女女有条不紊地来回采摘，随着双手的摆动，鲜红的菱不断地丢向桶内，我不由地生出一种想唱几句喊几句的念头来。

菱角，常武乡村把它们分成“家菱”和“野菱”两种。家菱，只有两只角，状如水牛头，个大，皮厚，味美；野菱，也叫“青愣”，有三角、四角和五角等多种形状，个小，刺硬，味甜。

鲜嫩味美的菱角，吃法是

很有讲究的。家菱适宜生吃，野菱最好做菜。

刚采摘下的家菱，白生生、水灵灵，轻轻咬一口，甜滋滋的，甘爽汁水充盈口腔，清香生脆，滋润着舌尖，柔润着味蕾，比刚摘下的红艳艳的鲜荔枝还润口香爽。清水煮熟吃更有味道，把采摘的家菱洗净，倒入放有水的锅里均匀翻动，煮透不煮烂，把熟透的菱角捞起沥干，热腾腾喷喷香，就可以掰开食用了。

野菱粉足又甜，口味好又饱肚子，乡村人家惯常是将其当一种蔬菜来吃的。用剥好的生菱和红扁豆一起烧，不说口味，单是那白得透明的菱、红得鲜亮的豆，就足以让人食欲大增了。也有人家以菱角烧芋艿、豆腐的，白若乳汁的汤上，漂几点碧绿的蒜花，鲜嫩可口，很是下饭。用剥了壳的野菱烧猪肉，微火焖20多分钟后起锅，这菱肉脆嫩，内里还是粉嘟嘟的，且有一种清甜的气息在其中，加上外有肉汁相裹，吃起来似乎有一丝河水的清香。野菱肉炖出排骨汤，清爽，而且喝起来不腻，不说喝，就是看着也会让人垂涎三尺。

吃着脆生生的、嫩甜爽口的生菱，品着菱角炖汤的鲜味，想象着采菱的情景：碧波秋水，满眼泛绿，河塘划盆，清香袭人，采菱民谣，婉转动听……一幅动人的采菱图在眼前铺展开来。

中秋·儿归

□ 方秀远

秋桂香染中秋日，儿归娘喜庆团圆。
浓雾缠云细雨飞，落叶飘忽野陌坠。
假满儿又奔前程，远眺背影母心随。

中秋思家

□ 李明心

桂魄凌空照九垓，银河泻泪洗轻埃。
玉盘盛露凝秋意，宫饼含香入赋材。
思念渐浓云外寄，离愁微淡笛中哀。
家书难达天涯客，此夜同瞻明月开。



《中秋》花非花